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

相三

禮

昆弟之禮

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相三

一

錄曰所以謂之常常者相繼之義也彼漢景之於梁王警蹕旂常縱不驕恣不可繼矣所以謂之源源者不竭之義也彼唐玄之於五王連枕共被縱使至親有時竭矣觀聘者朝廷之禮也接見者手足之親也不及貢則燕私之情洽不以政則非辟之干遠而後得以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孟子其善探聖人者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錄曰夫弟者弟也出于天而自然有次叙是故兄之齒隨行弟之齒燕行一定而可素乎彼有疾棄其長者或以權或以寵或以利大而有國之君小而有家之子一踰

其分未有不滅亡者孟子以不能不為發之與長者折枝同意皆所以開人心自然之天極季世亂忘之弊不可以不察也

小雅蕤兄弟之樂歌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

隰裒矣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邊豆飲酒之既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豈其然乎

錄曰鹿鳴四牡皇華之後而繼以棠棣者以周召王室之所仰人心之所賴也聖人

相三

二

不以變廢常不以義勝恩不以一時之所遇而易萬世之所重其公而愛之心皎然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儵然雨露霜雪無非教也故曰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是故和樂且孺者父母且不可間矧他人乎和樂

且湛者妻孥尚不可先矧外物乎此所以雖遭流言之變管蔡之事曾不若後世遂廢懿親之重不信兄弟之親也今去周公之世數千百年為之歌棠棣莫不因心發見孰謂當其筵受之凡有不能感動者哉

蓋不待垂涕淚而越人已無不化矣

又燕兄弟親戚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毅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彼何期爾酒既

旨爾毅既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毅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相三

三

錄曰愚觀此詩一篇之中而三緯具備真足以感人於無窮也夫鵲鴿小物也而飛鳴行搖曾是親切而有味乎蒿蘿小草也而纏綿依附曾是固結而可解乎蓋由聖人因心體物遇兄弟之急難則不暇束髮

彼有秦人視越人者則鶴鴿乎何有於兄弟之相依則心誠求之彼有教孫升木者則萬籬又何如哉此學詩之大義為禮之大本不可以不察也

又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曰敦彼行葦牛

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酌奠尊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敦功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鈞序賓以賢敦考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錄曰為此詩者其知禮之至乎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周家

世德忠厚內親九族外事黃耆皆由於自然不事勉強豈妄說人乎筵几雖陳不為過設侍御雖多不為過勞飲食雖盛不為過腆豈辭費乎獻酬而後禮交禮交而後樂備樂備而後射以觀德豈踰節乎揖讓

而升下而飲以賢而序賓以爭而君子豈侵侮乎養耆老以相引翼介景福而饗壽祺邦家有光君臣有慶豈好狎乎有此數者故曰知禮之至也

父兄之答行葦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錄曰此其曰鳧翳既醉至今頌太平者必以首稱何也蓋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之所包者廣故曰昭明有融德之所

具者身故曰威儀類善人之所聚者順故曰景命百祿義之所和者利故曰祚胤孫子是數者人情之至願君德之至純然必和氣周旋而人心歡悅故首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可以見王者之高致父兄之盛

節萬世之下固不能外之以為頌禱也嗚呼至是而周家八百年之其固矣

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

爾般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般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潒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錄曰鄭氏疏云謂之公尸者天子以卿言諸侯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祭則為尸故云公尸然則非周召畢榮之徒不能任也此時上有守成之君下有弼直之

臣以已則齊明盛服以人則肅雝秉德以儀則至治馨香以物則玉帛交錯公尸安則神明無不安公尸宜則神明無不宜是以洋洋然而愛樂重熏然而和悅皆太平之効至治之休也不然酒清般馨夫誰不

有而何獨稱鳧鷖既醉乎

公尸之答鳧鷖曰傲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  
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靡

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  
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  
壁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媚其君此上下  
交而為恭之時也恭之時所憂者怠荒而

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壁也  
錄曰恭之時所憂者不但怠荒而已其所  
最愛者作聰明而亂舊章以辯言而亂舊  
政嗚其考長而任新進棄其芻蕘而召寵  
利皆足以為顯顯令德之累秩秩德音之

蠹也是詩一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  
則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夫能由舊章則  
有典則之可依成憲之可度由群匹則有  
老成之可任孝德之可憑如是而民人不  
宜天祿不永紀綱不垂於當時令名不傳

於後代吾未之信也抑公尸而為此言信  
非周召畢榮之徒而能若是哉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  
公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其悖亂借差各有所

自其始也莊公可禘則哀姜亦可致也哀  
姜可致則僖公亦可躋也是以古先聖王  
慎而重之如不得已一失則入于夷狄再  
失則入於禽獸可不慎歟若夏公弗忌之  
論夷狄禽獸之道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  
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  
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懼禁淫慝

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所來  
撫余一人余雖欲於鞏伯未有職司於王又  
奸先王之禮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士莊伯  
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

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

錄曰晉侯之使鞏朔鞏朔之為齊捷獻利  
也王之使單襄單襄之為晉侯命義也伐  
齊貪利故責晉以義王之不見莊伯有由  
然矣而又何以宴而私賄為哉以為若孩

提焉本欲其正而投之乎梨栗棗柿是未  
可知也以為若戲樹焉本與之嬉而加以  
正顏作色亦未可知也何為而有此哉是  
時單襄公在廷王孫滿在位定雖欲如兒  
戲其如二臣何哉雖然王孫蘇之復難劉

康公之微或定之本心喪矣欲不如兒戲  
不可得也

後漢書光武以東海王疆廢不以過去就有  
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賜虎賁  
旄頭宮殿設鐘虞之懸擬於乘輿疆臨之國

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  
深嘉嘆之以疆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  
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  
宮室禮樂事殊異至永平元年王病明帝  
遣中常侍將太醫視疾又詔沛濟南淮陽王

詣魯絡繹不絕及薨上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與館陶官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

相三

會葬帝追惟王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儉好禮以德自終遺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錄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無咎六五曰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王以冢器當陽帝以次嫡易位猶損賴初之益者也既讓于尊尤能損已而不自以為功帝復居尊得正進惟王執謙約務從儉損深得虛中善應與唐世稱讓皇帝者不可同日

語也此其大善之吉茂以加矣

及肅宗尊禮東平王踰於前世諸王亦莫與比建初七年来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復以王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固持節郊迎帝乃親

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不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之以

相三

九

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謝帝省覽愈優書馬及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帛以億萬計

錄曰范曄論曰孔子稱貧而樂富而好禮

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眩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固憲王之志哉錄之

魏書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忠義坐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人內有一羹一飯而聚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幃為寢息之所各就休偃還共談笑年過六十並登台鼎嘗且暮察問椿他處醉

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子姪羅列階下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每出或日斜不至不敢先飯還然後共食則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津為四州椿在京每四時嘉味輒因使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錄曰史稱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而言色恂恂出于至誠恭德慎行為世師範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

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余曰不然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古之人所以不恃其遺慶而果於遺安者非無意也以播之家世當元魏盛

相三

十

時行義致身奉公結主夫誰曰不然至孝文以後君日以冲政日以廢女主擅權賊臣竊柄四海驚然魏已不國矣播於斯時備然遠覽覺積慶之不足憑而遺危之有可痛並辭台鼎之貴若漢之廣受誰能奪

之乎迨至余朱氏興弒君沉母扇毒萬類蓋已不可免矣故椿津之禍不獨慘於世隆誣構之時而大著於元顯入洛之日不獨危於節閔詔下之後而並肇於孝莊侍中之前然則恭德慎行徒貽楷範之名而

席權世寵深為明哲之戒乎

博陵崔挺三世同居門有禮讓與弟振推讓田宅怡然不釋子孝芬孝暉孝演孝直孝政兄弟孝義慈厚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赤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振既亡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母

相三

上

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資季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錄曰楊播之敦讓然而不有其家者以其世席權寵也崔挺之慈厚然而率保其宗

者以其世乏津要也故曰可畏不可恃也君子何幸而遇邦有道上大夫有禮則風操高亮重於朝野若能以士大夫之禮反正無道之邦又何忠諫弼直之不足賴哉觀者各適其當而已

隋書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通嘆曰賢哉疑也御家以四教文行忠信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非禮不動殆終身焉聖人之書必備及公服禮器不設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母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母苟亂也與人不受遺非其力不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唐貞觀初太宗精脩治具房杜魏王之徒播厥師施文中子之制作將以大行變嘆曰大哉兄之述乎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

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而不利焉

錄曰疑之所見其達於通之所擬乎何以

知其然也夫龍門顯矣太平十二策之猷未能盡如吾意則不若守禮終身之為高續經賢矣致治不世出之主未能悉用吾言則不若述而藏之之為得此其所以房杜諸公並尊而不足長孫一人尼之而有

相三

上

餘固不若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與無往不利之為達也

唐史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錄曰陸贄有言道合天謂之皇德配地謂之帝皆至尊之殊號極大之美名不可以虛拘矧可以飾讓乎帝廣因心之愛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此天叙天秩之不可亂由之可也至以遜位之私情而輕無上之大號受之者惶恐而不安加之者悖理而可笑非所以為重寶所以為襲未可為後世法也

宋傳李柬之肅之承之及之皆丞相迪子承

之生而孤肅之鞠育誨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及遷龍圖直學士懇辭乞以授兄曰臣少鞠於兄且其為待制十稔矣帝曰卿兄弟禮愛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稱職嘗撰次唐史有

相三

十三

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東之自少受知於冠準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帝勞之曰卿通議者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兼東官侍讀賜穎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即退英宗諭王令留東之食其從容以禮開

導甫神宗登祚束之即日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閣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勅王珪叙其事于孝基亦位官僚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官凡就閑十年與

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稱美以比漢廷二疏弟孝達進對神宗問起居狀並嘆以為度越常人遠矣

錄曰胡明仲以二疏之去知太子之不足恃未可以為然也至於東之父子豈非誠

然乎哉神宗殉意自好甫臨大政即納安石之說志變亂之謀而通曉國典之君子寧無措意乎哉厥後孝壽孝稱同一昆季未免為章惇起獄京卞任權有媿於禮愛多矣此帝所以嘆其度越常人也

呂大防凡大忠弟大鈞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之嘗為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謝良佐教授秦州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

肅大鈞居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襄事一倣古儀所得為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於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習之大臨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

相三

古

制令可施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此

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振起頽俗在公之力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獨善其身之所為豈以望於公哉弼深謝之錄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藍田之社約至今猶有耿光者以首為之父也

其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者莫過於戒淺薄也而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可以相因而舉苟於帷簿之間行有所虧則凡鄉閭之內言皆罔信雖欲正五尺之童且猶不得何況堂堂之元宰乎抑關中之俗自周以

未號為遂古而橫渠之教頗亦有聞呂氏數公殆門牆之巨擘也其於禮學乎何有此又不可不知天順日錄景泰辛未值上皇回鑾相三廷議迎復之禮率以虜人變詐

相三

十五

不測為辭祇欲遣一車兩馬迎之時給事中林聰上言今者虜酋也先畏天悔過祇奏變與迎復之禮當用 鹵簿大駕會禮部尚書胡澆出一簡與侍郎葉盛言內閣高學士穀所示大率皆懇切而言

皇上之於

太上誼則君臣親則兄弟迎復皆宜從厚欲以簡進庶知人心崇重之意靡間朝野吏部尚書王直亦贊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者宜以聞獨王文以為此匿名文書類耳事將

寢聽毅然上奏王直胡漢皆腹心大臣事關大體當公論不宜私言於是以其簡進而上皇迎復之禮率得如儀皆聰之力云

錄曰周子云天下勢而已此重則彼輕自然之理也聖人治天下必使彼此無偏重

之勢人已無向背之情聰惟有此議而後儲議隨之向使在廷人人若此必不如南內之錮東駕之更於是正監國之權明攝位之誼既可免他日奪門之患亦可道異時邸廢之辜矣其於君臣兄弟何待禮

失而求諸野哉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禮

朋友之禮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為天子而友匹夫也

相四

錄曰天地之氣起于子交會于午帝王之

運出乎震相見乎離而堯之興也以火德得天地之中數舜之興也以土德得天地之中氣是乃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安在其論匹夫天子也蓋雖同德

齊聖實天運氣數而後世安敢希其萬一耶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錄曰按禮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備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於是二老幡然來歸而文王之化已

相四

不啻蹶然與矣及武王伐紂而二老致用判然不同何也孔子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故鷹揚之發援之以道也采薇之食存之以義也詎心之勉決之乎帝也叩馬之諫奉之乎天

也蓋太公以天下為已任伯夷以君臣為已責然皆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則何必較其同與異乎然則二老跡雖迥異實則同歸不可以岐二分也

禮記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

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相四

錄曰周武王既尊太公為師而又號曰尚

父其事之也可謂至矣而其禮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宛然師友之義不獨堯與舜為然也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敬勝怠則夙夜祗懼罔敢不迪故吉也怠者慢易